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

武功部四 武 文武相須 講武 田獵

武一

增易曰神武而不殺 左傳魏絳曰師衆以順為武詳論兵 又晉文公曰以亂易整不武 原又曰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

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又曰楚重至于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增司馬法曰

在軍廣以武

武二

原止戈 奮鉞上詳武一奮黃鉞之威 常武 善經詩序常武名穆公美

宣王也有常德立武事下詳武一 遏亂 威夷以遏亂畧以威四夷以請四國

聖武 神武書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下詳武一 可畏 無忘武可

畏也無忘武功 桓桓 赳赳桓桓武貌詩赳赳武夫 車不式 敵

不違武車不式武不違敵違避也 昭文德 立武經左傳威不軌而昭文德

禁暴戢兵　兼弱攻昧並詳武一　弘矢宣威　干戈戢難黄帝武王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湯始伐夏而有慙德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謂以征伐故未善　增定王國　寧四海詩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段文昌平淮西碑銘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為令霜雪為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　聽鐘則思　拂劒而起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　李白贈何判官詩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不然拂劒起沙漠收奇勳　武幹絶衆　材武間出唐書王世充自為太尉尚書令以尚書省為府置官屬乃設三榜于府外其一武幹絶衆摧鋒陷陣者　宋史兵志至道元年帝閲禁兵有挽彊弩至一石五斗連二十發而有餘力者顧謂

左右曰令宇內阜安材武
間出弧矢之妙近代罕有

武三

增利武人之貞易巽進退利武人之貞　如震如怒詩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師武臣力左傳鼏子曰晉所以覇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星占天鉞晉書天文志天槍三星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　武舉

起於武后之時唐選舉志　立武學宋史兵志神宗留心武備命立武學挍七書以

訓武舉之士

文武相須一

增史記孔子世家曰齊魯將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漢書刑法志曰漢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寛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

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李絳請崇國學疏曰當征伐之急則先武士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　唐書儒學傳序武為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　王叡二陣圖論曰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為

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决斷故曰武雄可以為將二略兼濟則可以入為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出為將折衝於萬里之外　登壇必究任將篇丘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堯稱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茍專以能戰鬬曉方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罷殺人之具矣

文武相須二

原文德　武功　立武　脩文　時惟理亂　道有弛張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以弓喻也　將欲登三　不可闕一　斯文未喪　我武惟揚　增乃武乃文　允文允武虞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魯頌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揆文奮武　附衆威敵禹貢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薦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令文齊武　內修外治孫子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吳子明主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大聖兼

該　百王不易　杜牧注孫子序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竝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　下詳文武一　剛柔兼裕　仁智竝施　吳子夫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　宋史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竝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　憲萬邦授二職　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注云吉甫此時大將也裴行儉破都支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太尉　原弘其用乃殊致　臻其極則同歸　救弊宜去煩文　慮威豈在耀武　原伯廢學而見非　向戌弭兵而致誚

威加海內武足威也　化成天下文在茲乎　奉天威以伐叛爰舉干戈　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　天下既平則用四科之教　海內未截宜崇七德之功　並白帖

文武相須三

增長久之術史記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而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兼用長久之術也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晉書載記劉淵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

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
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於是遂學武
事妙絶於衆

文武兼資 後周書劉亮中山人本名道
德以勇敢見知為時名將兼
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之曰卿
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天下之柄有二 唐書魏元忠封事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
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文者首
篇章不取之經綸臣願歴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
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
令久
失職

公卿即為將帥 宋史陸九齡調桂陽軍教授改
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劉廬
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慴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
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
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
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

勿令偏有所重又余玠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彦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為麤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講武一

原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平猶正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帥執鼙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

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蒐田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撰讀曰算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注凡旗鼓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中冬教大閲注大閲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

時空
辟實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狥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左傳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

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畊籍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貙膢當新始殺食曰貙膢

唐書禮樂志曰中冬講武於都外前期兵部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墠立五表又别墠地於北廂南向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墠建旗為和門如方色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刀楯為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者為後旗臥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皇帝

乘革輅至墠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行入大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三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向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聽大將誓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陳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為鋭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黄旗為圜陳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陳

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陳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鋭陳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陳西軍亦鼓舉黄旗為圜陳以應凡軍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為勝敗之形既已兩軍俱為直陳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

振旅　宋實錄曰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先是詔有司擇地於東武村為廣埸憑高築臺臺上設幄建行宫於西北隅是日殿前司侍衛司馬步諸軍自夜三鼓分出諸門詰旦上按轡頓於行宫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綿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侍於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御戎幄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設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招之初舉黄旗則諸軍旅拜舉

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而士譟之聲震於百里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拜呼萬歲者三有司奏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之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

講武二

原教振旅　教茇舍　教治兵　教大閱　撰車徒

辨旗物　司馬振鐸　羣吏作旗以上並詳講武一　起事動衆

脩教明諭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公羊傳秋八月壬午大閲大閲者閲兵

車也脩教明諭國道也 出尚威武 入反尊卑 爾雅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 衘枚而進 鳴鐃且却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衘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衘之有繣結於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 下詳講武一 三年治兵一時講武 上詳講武一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一時冬也 北面誓 南郊戲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誓之詳田獵一 晉成帝咸和元年十一月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其地因名鬬場 增都試 時肄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注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樓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 又刑法志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

上林 西郊 漢書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 陳蕃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上疏諫曰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厚教敬

華林 驪山 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雖行祓禊之飲即同春蒐之儀幄宮宿設帳殿開筵開鶴列之陣靡魚麗之旗 唐會要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

便殿 近郊 宋史兵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證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 玉海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

作六師 閱八軍 小雅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宋史兵志熙寧八年二月帝

謂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後牴牾難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摭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八月大閱八軍陣於城南荆家陂已事賜銀絹有差

昆明池　琅琊城 上詳水戰　齊永明六年九月於琅琊城講武習水步軍見玉海

平樂觀　玉津園 後漢書何進傳靈帝中平五年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建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　宋建隆四年四月幸玉津園閱近衛諸軍騎射見玉海

課殿最　程能否 上詳都試注　宋史兵志熙寧六年帝初置內教法句一御便殿閱武校程其能否而勸沮之

設帷宮　開帳殿 詳華林注

軷金埒　遵蘭防 庚信華林園馬

射賦序逐朱汗之馬較黃金之埒下見梁獻大閱賦

振天威 播神武宋實錄太宗紹服之初一意戎事恐有邊警備振天威每朝罷即于便殿或在後苑親閱禁卒取其伉健者隸親軍明王家屏大閱詩神武遠播寰宇寧

試寢宮 教美人呂氏春秋闔閭試其民于五湖劍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賞罰充實也下詳吳宮教美人戰詩

斬牲狗陳 訓民禦暴上詳講武一通鑑前編周桓王十有五年秋八月魯大閱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

車騶徒趨 步退騎進上詳講武一唐會要顯慶二年三月講武并州城北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圜銳之陳右為方銳直圜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位

臨宣武觀　御講武殿晉紀武帝泰始九年臨宣武觀大閲諸軍　宋史兵志建隆三年上御講武殿閲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騎兵為驍雄步軍為雄武竝隸侍衛司　盤馬擬

裹鏃相射上詳講武一文獻通考宋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

親閲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氊罽命强者兩兩相射取其不避者　射鵰截柳　賞

罰秋通考宋太宗循太祖舊制親閲武藝行幸池苑亦令諸軍衛士騎射鵰盤截柳枝　玉海陸戟百重

形廷如砥扛鼎翹關之雄落鵰穿楊之技影纓鳴劍之鋭竝効其能賞春罰秋風動營壘　授頗牧

之方畧　進韓彭之旗鼓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頗牧授之以方畧韓彭進之以旗鼓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見玉海　何進駐華蓋

下 山濤乘步輦從上詳平樂觀注 晉書太康初帝嘗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 原教進退疾徐之節 講攻戰進取之方上詳講武一謝承與步子山書但日講攻戰進取之方而易詩禮樂春秋更不開篋 增耳目習鐘鼓旌旗不亂 心志安斬刈殺伐不懾見蘇軾教戰守策

講武三

增角抵相夸漢書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于淫樂中矣 公卿相儀晉禮志魏延康元年立秋閱兵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執金鼓之節 藩使咸在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與馬彌漫數

十里諸番使咸在焉

順天時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為先禁暴懲兇武事斯重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收已畢殺氣方嚴宜順天時申耀威武

殿前教射　唐太宗即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曰無賊我則為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為汝將帥領汝戰鬬于是每日引數百人于殿前教射

思患預防　續文獻通考夏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平樂觀之講唐有驪山之講宋有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

講武四

原詩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鬬

塲置陳橫雲起開營鴈翼張落星奔驥騄浮雲上驌驦

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巳斷行

增齊王融從武帝瑯琊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閒魯筞

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赬

霞文翠旝凌山炫組甲帶水被戈船凝葭欝摧愴清管

乍聮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顧陪玉鑾右一舉埽

燕然　梁沈約詩曰九功播祧墠七德陳武縣展事昌

國圖息兵由重戰皇情恣閲典出車廹辰選飾徒映寒

隰𦒉綏臨廣甸颯沓佩吳戈參差腰夏箭秋原嘶代馬朱光浮楚練虹蜺𦾨飛文巘阿藻餘絢發震岳靈從揚旌水華變憑高訓武則中天起遐眷鳳葢捲洪河珠旗掃（一作拂）長汧方待翠華舉遠適瑶池宴　唐李嶠和杜員外扈從教閲詩曰抄冬嚴殺氣窮紀送頽光薄狩三農隙大閲五戎塲萊田初起燒蘭野正開防夾岸虹旗轉分朋獸罟張燕弧帶曉月吳劒動秋霜原啓前禽路山縈後騎行雲區墜日羽星苑𩢍天狼禮振軍容肅威

宣武節揚神心體殷祝靈兆叶姬祥　又顔粲吳宮教美人戰詩曰有客陳兵畫功成欲霸吳玉顔承將略金鈿指軍符轉佩風雲暗鳴鼙錦繡趨雪花頻落粉香汗盡流珠掩笑誰欺令嚴刑必用誅至今孫子術猶可静邊隅　又萇李長詩曰强吳矜霸略講武在深宮盡出嬌娥仗先觀上將風揮戈羅袖卷擐甲汗妝紅鼓停行未正刑舉令纔崇自可威鄰國何勞逞戰功　宋韓維講武池和師厚詩曰滄池擬溟渤莽漾豁厚地六合昔

末一教戰出精銳至尊降黃屋慘淡乘金氣凌波飛百艘撇烈若鶻翅揚旌萬旅譟伐鼓九淵沸其行速天旋其止甚陰閉信乎王者師足以服睽異　明申時行大閱應制詩曰廟略收羣策宸遊簡六師代當全盛日春是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鳳旗轅門開複道帳殿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虬髯天策將猿臂羽林兒拂劍星文動彎弓月影披連營分雁翼布陳合魚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奇張侯仍似豹貫勇盡如羆

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

增賦唐李銑孫武試敎婦人戰賦曰昔孫武子以兵術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日則乾效坤蓋利德之竝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子孫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羣外多勍敵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聞女子之難令豈習之而能致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名內宰出

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兮其令巳申肅肅兮其氣益振今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遵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唯玉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而卻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圜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貔如虎可以服楚越懾齊魯惟大王之悉覩豈獨播於虛聲以婦人而講武

增論楊夔倒戈論曰予讀周書至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蓋馬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斲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馭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增策宋蘇軾教戰守策曰夫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

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慴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天下之勢譬如一身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

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强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敎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

罰而行之旣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田獵一

增爾雅曰春獵為蒐（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為苗（為苗稼除害）秋獵為獮（順殺氣也）冬獵為狩（得獸取之無所擇）宵田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為狩（放火燒草獵亦為狩）原初學記曰易曰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此其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康成詩箋言田獵搏獸也亦曰畋畋田也則爾雅為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孔穎達正

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褚氏諸儒皆以為三面著人驅禽傳曰先王以四時之田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又曰以向背而言去者為逆來者為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　又曰田獲三品本義三品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　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萊除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焉　增又大宗伯

大田之禮以簡衆也因田習兵閲其車徒之數　又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師甸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别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入又以奠於祖禰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馬　又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月令曰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　原又曰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

綴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二物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　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于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

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增晉書天文志曰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 唐書禮樂志曰皇帝狩田之禮以中冬前期兵部集衆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

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飾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䯊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李筌太白陰經曰古之諸侯田獵者為田除害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閑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代人數寖多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植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為人之苦於秋冬無事則畋獵閑習兵革奮揚武威以備戒非常季冬之月臘日太陰用事萬物畢成蟄蟲以伏乃具卒乘從

禽於山澤以教部分進退之儀

田獵二

原六韜曰文王卜田於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吕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增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導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

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狥御事華元父孟諸宋大藪也孟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燧取火者

原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鴈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

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名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强　增史記平準書曰元鼎中天子始廵郡國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

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𨓜縣　晉書曰羊祜為平南將軍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北史曰賀若弼平陳後撰其書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其一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　册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庚辰臘帝曰臘獵以供宗廟朕當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車駕出廵狩於鳴犢泉之野　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慶歴六年十一

月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塲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鳧雉驅於塲中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人加恩勞還次近郊免所過民田租稅一年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九年十一月帝獵于哈勒琿山時右諫議大夫程寀上疏曰比

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
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秋木叢欝易以迷失楚田雲
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奈何獨與數
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堠後無羽衛甚非肅禁
禦意也陛下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
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
忠義牙爪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麇鹿
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幖幟為出入之

馳道帝嘉納之　又曰明永樂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田獵三

原用三驅　留一面　上詳田獵一　皇甫謐帝王世紀湯出見羅者方祝湯問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乃令解其三面留其一面

以四時　獲三品　周禮鄉師掌四時之田前期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

伍田獵一 下詳 執晉鼓 植虞旗 上詳講武一 下詳田獵一 田渭陽

獵漆澤 竝詳田獵二 發小豝 殪大兕 詩吉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獲三狐 從兩狼 易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詩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攻猛獸 奉辰牡 周禮翨氏掌攻猛獸各以其物為媒 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注云辰時也

告介麋 獲毚兔 傳迹人告曰逢澤有介麋 詩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厲黃涔 倚紫陌 應瑒校獵賦乃命有司廵士周尋二虞萊野三邑表禽北彌大陸南厲黃涔 王粲獵賦濟漳浦而横陣倚紫陌而竝征樹重圍於西阯列駿騎乎東坰

獸人 獸臣 周禮獸人掌罟田獸注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 竝掌田獵之事詳田獵一 山虞 澤虞

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　二虞　四校上詳厲黃洊注下見司馬相如上林賦　雙川　九井上見魏文帝校獵賦何法盛晉中興書桓石秀谿第二子也桓沖嘗與共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盼嘯詠而已　樂野　金郊越絕書樂野越之弋獵處也大樂故謂之樂野　張協七命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

即鹿　從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從禽於外上無逸飛下無遺走　獻禽　饁獸傳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周禮若大田則帥有司饁獸於郊遂頒禽注饁饋也以饋四方之神于郊頒謂以予羣臣　獻獸　致禽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下詳田獵一

私豵　獻豜詩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縣貆　表貉詩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貆兮 周禮有司表貉注云立表而貉祭

射麋 弋雁 左傳射麋麗龜詩弋鳧與雁

給鮮 計鮮 傳獸人無乃不給于鮮七命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考功 御衆

周禮太宰八曰田役以御其衆 又鄉師斷其爭禽之訟 斷爭

犄角 指蹤 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漢高曰追殺獸者狗也指示蹤者人也

張羅 施弋 文子曰先王之法也豺未祭獸罝網不通于野鷹隼未擊羅網不張于谷 文選鷹隼未發短弋不施于谿隧

春畋 夜獵 以畋以漁 不狩不獵 上詳田獵一 下詳縣貆注

壹發五豝 竝驅兩牡 竝詩 御慣則獲 射中

則得 左傳譬如田獵射御慣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 穀梁傳士衆習

射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宗祧之事

祭祀之禮傳楚子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陵言田獵為宗祧獵得禽獸以供祭祀　及時之畋　中禮之殺　駕七騶　張兩甄上詳田獵一下詳田獵二

設重帟　建大麾周禮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注重帟謂兩重之帟又巾車木路建大麾以田注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　會東都　集南圃車攻詩注宣王復文武之境土　振天維　刮

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下見張衡羽獵賦

月窟上見張衡西京賦下見李白大獵賦　掩月兔　下星狼上見劉孝威行行且遊獵詩下見唐明皇校獵義成逢雪詩　長楊賦　慶歷圖漢揚雄長楊賦宋慶歷

六年二月朔左屯衛將軍趙振上慶歷校獵圖 射熊館 鳴犢泉 上見揚雄長揚賦序 下詳田獵二 蹂蕙圃 踐蘭塘 奢雲夢 侈孟諸 並見揚雄羽獵賦 不覆巢 不涸澤 上詳田獵一海不射宿不涸澤 玉 馳千駟

校九峻 上見揚雄羽獵賦唐實録武德四年閏月校獵九峻 入旌門 燕幄殿 唐蘇世長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從獵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幾事遊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 宋仁宗慶歷五年十月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于楊村燕幄殿 賜錦袍 披翠裘 宋建隆二年十二月始獵于近郊賜宰臣至諸軍都校錦袍見玉海 虞集寄海南故將軍詩海上風來五月秋晚凉應上木蘭舟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格獸 收禽 司馬相如

子虛賦其下有白虎元豹蟃蜒貙犴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下見班固西都賦　射鵰　呼

鹿北史斛律光嘗從文襄于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曰此射鵰手也　續文獻通考遼穆宗應歷十四年八月如磑子嶺呼鹿射之　助我舉

柴　與民同樂詩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下見孟子　艾草為

防　出表不逐詩東有甫草注疏云田百夫艾草以為防下詳田獵一　非招不

往　非時弗獵上見孟子　宋端拱元年十月詔曰洛汭之歌上林之諷明鑒不遠朕惟好生之德解綱之仁今後順時行禮非時更不於近甸遊獵見玉海　籠山絡野　搜林蕩

川上見班固西都賦下見頻喻畋獲非熊賦　結罝彌數　積禽為山見上

張華遊獵詩見李白大獵賦下 批狻手猱 風毛雨血上見李白大獵賦

下見班固西都賦 割鮮染輪 飛毛灑雪上見司馬相如子虛賦下見李白大獵賦

平不肆險 樂不至荒上見揚雄長揚賦下見白居易續虞人箴

簡力校武 訓儉昭仁上見揚雄長揚賦下見張衡東京賦 草淺獸

肥 氣豪馬健唐太宗貞觀五年正月大蒐于昆明池帝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世樂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畋狩弓不虛發箭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下見韓琦荅孫太傅後園宴射詩 義成逢雪 渭川獻

詩唐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羣臣唐魏知古傳先天二年從獵渭川獻詩以諷詩並見

田獵五

飛鷹走犬　流情蕩志　柳澤上書曰今貴戚飛鷹走犬盤遊藪澤陛下誕降謀訓觀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　憲宗數出遊獵柳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遊畋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竝孔帖

農興臥馬下諫焉　稼成伏草間拒之　潘好禮兼邠王府司馬農興日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遮道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諫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還　五代何澤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當馬而諫莊宗為之止獵竝孔帖

握中之鷄恥宋璟之見　苑中之獵畏韓休之聞　上見白居易續虞人箴　韓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見孔帖

田獵四

增盤於遊田 書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注以衆國所取法則當正道供待之故 聽師田以簡稽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云簡閱也稽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 原竭作 又小司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增厲禁 又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注田之地若今苑也 原大獸公之 見田獵一 增野虞道之 月令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兩驂如舞 詩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原安野 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

獸無乃不可乎

魯相暴坐苑外 史記田叔為魯相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聞之不大出遊

增貙膢 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伏臘曰膢音劉殺也蘇林曰膢祭名貙虎屬常以立秋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

先使視獸 又韓嫣傳武帝時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

原長洲苑 吳地記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

罕罼如雲 魏文帝詩巾車出鄴宮校獵東擒津重罝施密網罕罼飄如雲

獵之為樂何如八音 魏志文帝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侍中

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帝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性櫛風沐雨而不以時隙因奏曄佞諛不忠王

韋衣入山澤隱晉書魏舒性好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世說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兒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增邁梁騶之所著左思魏都賦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

任之羣下唐政要虞世南諫獵曰願息獵車輟長戟袒裼徒搏任之羣下

公私交泰唐書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劉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賚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

書褒納

獵罷乃咨天下事 又姚崇從同州刺史先天二年明皇講武新豐密名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名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滚滚不知倦

獲各入其人 又兵志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從獵洛陽苑 孔帖唐儉為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於林帝射四矢輒殪四豕一豕躍及磴儉投馬搏之帝拔劒斷豕頭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

人業射獵 又呂元膺傳鄧虢川谷深曠人業射獵而不務

農飛鳥皆識又張直方好馳獵後居東都弋獵尤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臘辰從獵玉海宋雍熙四年十二月狩于西郊行次近甸命近臣飲謂諭學宋白等曰可各賦臘辰從獵詩至行宫以詩獻禁鷹犬之獻文獻通考宋端拱元年十月令諸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夏不得縱火于郊續文獻通考遼道宗清寧二年四月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麛失母不射又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獵于秋山遇麛失其母憫之不射

萬有一危之迮見司馬相如諫獵書南苑又明英宗天順二年十月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今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以來歲時蒐獵於此亦所以訓武也

田獵五

增詩晉張華遊獵篇曰歲暮凝霜結堅冰沍幽泉元雲晻䨴合素雪紛連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嚴駕鳴儔侶攬轡過中田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脩旃倏忽似回飈絡繹若浮煙鼓譟山淵動衝塵雲霧連輕繒拂素霓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鳥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黄間機發應弦倒一縱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

中原馳騁未及勘曜靈俄移晷結罝彌數澤罍聲振四
鄙鳥驚觸白刃獸駭挂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犀兕
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鶻鷺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
宴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衆賓元酒甘且吉珍羞
墜歸雲纎肴出淥水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榮辱渾
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再履伯陽為我
誡撿跡投清軌　原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
冬狩反田中講射歸還登宣曲觀共獵黃山圍嚴冬桑

柘慘寒霜馬騎肥緤盧隨兔起高鷹接雉一作飛獨嗟按翟來遠客辛苦倦邊衣 增梁劉孝威行行且遊獵詩曰之罘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驕楚客名狩誇胡王罕車已戒道風烏復起行佽飛具矰繳材官命蹶張高罝掩月兔勁矢射天狼蹠地不遑逸排虛豈及翔日暮勾陳轉風清鐃吹颺歸來宴平樂寧肯滯禽荒 原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獵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駭畿封迅騎馳千里高罝起百重騰麡斃馬足飢烏落蔚鋒

雲根飛燒火鳥道絶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一作戎
唐太宗出獵詩曰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宫豈若因農暇閲武出轘嵩三驅陳鋭卒七萃列林雄寒野霜氣白平原燒火紅瑚戈夏服箭羽騎緑沈弓怖獸潛幽壑驚禽散翠空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嚴風所謂除民瘼非是悦林叢
增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弧矢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鳥羅三驅教人戰暮雲積成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野變北風勇士

馬東日華組練觸地銀麾出連山縞鹿見月兎落高矰星狼下急箭既欣盈尺兆復憶磻谿便歳豐將遇賢俱荷皇天眷　張説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文教資武功郊畋閲邦政不知仁育乆徒看禽獸盛夜霰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抨弦筋骨勁帝射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豝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鈞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為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詩威神入軍令　李白觀獵詩曰太守耀清威乗閑弄

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兔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王維觀獵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張祜觀獵詩曰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懸落箭鴻歸來逞餘勇兒子亂彎弓

又觀徐州李司空獵詩曰晚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

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劉禹錫連州臘日觀莫猺獵西山詩曰海天殺氣薄蠻軍步伍嚣林紅葉盡變原黑草如燒圍合繁鉦息禽興大旆揺張羅依道口旋犬上山腰猜鷹慮奮迅驚鹿時跼跳瘴雲四面起臘雲半空消箭頭餘鵠血鞍傍見雉翹日暮還城邑金笳發麗譙

劉長卿觀校獵上淮西相公詩曰龍驤校獵邵陵東野火初燒楚澤空師事黄公千載後身騎白馬萬人中笳隨曉吹吟邊草箭沒寒雲落塞鴻三十擁旄誰不羨

周郎少小立奇功　杜牧贈獵騎詩曰巳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宋蘇軾祭常山回小獵詩曰青蓋前頭點皁旗黄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兎蒼鷹掠地飛回首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又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曰官園刈葦歲留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黄狐

老兎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捲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廵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砉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罝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兎肩分麞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

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閉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元張翥題長孫皇后諫獵圖詩曰日邊雲氣五色文虬鬚天子眞天人羽林猛士森成列六氣不驚淸路塵太平無征帝神武豈爲禽荒將按部已知㧞后佐興王不數樊姬能霸楚從容數語即罷田六宮迎笑花如煙蹕回

那待外庭疏聽諫由來同轉圜天寶神孫隳大業錦繡五家爭蹀躞可憐風雪驪山宫正與真妃同射獵

原賦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僕樂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盛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兎轔鹿射麋脚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

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方九百里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旂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參乘孅阿為御按節未舒即凌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遊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虚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掩草蔽地於是鄭女曼姬蜚襳垂髾扶輿

倚靡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乃相與獠於蕙圃掩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雙鶬下元鶴加怠而後發遊乎清池浮文鷁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網玳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磊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為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

是何言之過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滛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且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何為無以應哉　又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九峻巀嶭

南山峨峨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霓旌靡雲旂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埜羊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蹵履

狡獸追怪物出宇宙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元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雛掩焦明道盡塗殫回車而還覽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躪轢步騎之所蹂踏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佗佗藉藉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

後於是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乃解酒罷獵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游乎六藝之囿馳騶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元鶴舞干戚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獲如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

無德厚之恩則仁者不由也由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揚雄羽獵賦史臣序之曰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武帝廣開上林周袤數百里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諷之曰元冬季月天地隆烈帝將惟田於靈之囿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隣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戎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爾乃虎落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

里而為殿門巒合圍會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鎁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元宫六白虎載靈輿蚩尤竝轂蒙公先驅立歴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騤蕙圃踐蘭唐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縱横軿轕猋拉雷厲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

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

挺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

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車騎雲會登降闇

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

浦聊浪乎宇内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

車幽輵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各按行伍壁壘天

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

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

罥鵦陽追天寶出一方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沆沆溶溶遥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允閼與亶觀乎熊羆之挐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蹴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涯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

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兹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喟然竝稱曰崇哉乎德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觀東岳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黄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創道

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增又長楊賦序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

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

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内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棠竊惑焉翰林主人曰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也今朝廷純仁尊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

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命荆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别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

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飍飍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慴竄爾乃移師赴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獅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　又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動萬

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吐焰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又張衡東京賦曰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

之隙曜威中原嵗惟仲冬大閲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禦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

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懐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又西京賦曰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栖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搓木剪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弧旌枉矢虹旃霓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邃載獫獦獢匪惟玩好迺有秘書從容之求實俟實儲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跋扈光焰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擂搏矢不虛捨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若夫遊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

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遐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眭威慴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黄之士育獲之儔朱鬕䰅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挺攄狒猬批窳狻指㧓落突棘藩於是鳥獸殫目覿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宫收禽舉胔數課衆寡割鮮野饗犒勤賞功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悦士忘疲巾車命駕迴斾右移儴徉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

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於是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釣魴鯉纚鰋鮋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逞欲畋歛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　唐梁獻大閱賦曰惟聖有作舉動咸遂猶且脩干羽除戎器懿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謂簡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〻令有典夏官是司擇元辰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狗陣駢馳翼異驅旅退旅進鉦鐸鐲鐃之數物有攸施坐

作疾徐之節教無不順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合禮罷芃野而作鎮戎士趫夫呈才逞武將攖戾以雄入顧振旅而盡取公之私之有倫有矩崇七德之豈禁邁三驅而誇詡暨乎整衆而入軍容翕習嚨聒騰驤天動地岌亦取睽而致用誡猶火之不戢　又胡瑱賦曰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禦寇而上下順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涿鹿之戰顓頊列共工之陣雖八荒有截而七德是崇塞外馬肥

寧控弦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旗畜畜而風飛士馬囂囂而雲萃竟澤彌谷殷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瑚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誅後至為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長楊草落鄠杜霜明抱木之猿見矯矢而遥泣傷弦之雁聞虚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掌盾負羽獸之大小旣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即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

因之簡衆而習武 原魏文帝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軌邁夷途而直駕長鎩糺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叢林動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厲障溢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飈屬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躪封豨藉麈鹿捎飛鳶接鸑鷟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效績班賜有叙分授甘炰飛酌清酤割鮮野享舉爵鳴鼓鑾輿促節騁轡迴翔望雀臺而增舉涉幽塗之花

梁　又王粲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捬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繞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摇蕩草木為之摧撥禽獸震駭魂亡氣奪舉首觸網摇足遇撻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緤搏肉噬肌墜者如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　增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黄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别

晦期匪日匪旬蹴蹈蒙龍涉獵寥廓鷹犬儦眒罻羅絡

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麋剪

旄麈帶文虵跨雕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絶遠出

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嵼

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貙氓於蔓草彈言鳥於森

木拔象齒戾犀角鳥殺翮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

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罨翡翠

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騰波沸涌珠貝汜浮若雲漢含

星而光燿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　又吳都賦露往霜來日月旣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𦙶夫南西屠儋耳黒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䡅雲蹵捷先驅前途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櫂烏號佩干將羽毛揚蕤雄戟耀鋩六軍袀服四騏龍驤

峭格周施罿罻普張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阹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轂騎熠煌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煙載霞載陰菈擸雷硠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驀六駁追飛生彈鸞鵠射猱挺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嶚嶕聿越巉嶮封狶䖘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揚抑羽族以觜距為刀鈹毛羣以齒角為矛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為創痏衝踤而斷筋骨

雖有石林之岝㟧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鸃俯蹴豻獏刲剞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𢇁𢇁笑而被格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跣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麏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又夏侯湛獵兔賦曰

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
眺嵩萊摘旴榛獩落日攢慨傍窺翁薈視毚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絶箭激驚伏竝斃搜陵危險覓歷罔
阜留罟挂於重林踈罝結於通藪窓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蒙茸擬以鋭殳規以良弓覩毫末而放鏃乃殪之
於窟中或紛欻赫以驚鶩影跳踈而揚白擢輕足之氿
氿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宜不及幕爾乃鷹鷂翶以
飄揚勁翼謖而下㓹馬釋控以長騁鬱騰空而陵厲翕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遷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優哉悠哉聊以永年　唐李白大獵賦曰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元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是月也天子處乎元堂之中樂農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飈埽萬乘雷奔捎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寒門赫壯觀於古今業搖

蕩於乾坤君王於是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擢倚天之劒彎落月之弓河漢為之𠛬流川嶽為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名蚩尤之徒叢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乎蠻陌陋梁騶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袪夾東海而為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為千羣以坌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狀以來居雲羅高張

天網密置罝罘緜原峭格掩路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吳騶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之明滅使五丁摧峰一夫拔木而田强古冶之儔烏獲中黄之黨超崢嶸獵莽蒼喑呼哮闞風旋雷往脫文豹之皮抵元熊之掌批狻手猱挾三挈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虓虓以鷙睨兮氣赫火而歊煙拳封豨肘巨狿梟羊應叱以斃踣貘貐亡精而墜巔窮遐荒蕩林藪扼土狛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埽封狐於千

里掁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君王

於是峨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顧

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摽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

厲武卒趾躝躒之已多猶㧙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

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轞轞以陸離彀騎煌煌而奮發則

有白貙飛駮窮奇貙貗牙若錯劒鬛如叢竿口吞及鋋

目極槍櫓碎琅弧攫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

疊四五趾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

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陽烏阻色於旭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泰清所恨穹昊之路絶而忽也俄而君王䓁然改容愀然有失於是居安思危防險誡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衍乃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凰與鸑鷟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飛熊

於渭濵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酤謟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教何宣成之足數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電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為罝琢大朴以為杙頓天網以掩之獵俊賢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　又裴

度三驅賦曰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戮固無取於盤遊蓋以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是乃張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驅於前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之中有古義焉何乎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為名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以明上帝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旣逐獸以禮亦

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詎設左右之翼有異捕鹿寧分犄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違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取之固無間於漏網逮乎大漢遊盤是資馳騁是躭崇苑囿而大開里寧止百取庖廚之饜飫㪅豈惟三我國家修古典斥遊宴狩不奪於三時網唯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　又頻喻㪅獲非熊賦曰㪅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閱

逢命世之間出得賢於蒐狩之埸効獲乎霸王之術是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駟牡之旣閑儼七騶以齊蹕於是列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捜林蕩川小殷湯之教祝同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樂寧假獻豣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説啟乃入夢之知夫兆先覿夫獵車未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旣符非熊之姿宛是馬足不及皮軒遽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曽事於屠釣誇染輪之味我則將和於

鹽梅且夫博採為聖旁求斯盛寧知校獵之遊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煩空谷之維束帛戔戔不待中園之聘馳騖乎道德之囿故逸飛之遺走將賢能之是擇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克庖詎比渭濱之叟

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原書漢司馬相如諫獵書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搏一作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旋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亦難乎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葢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九